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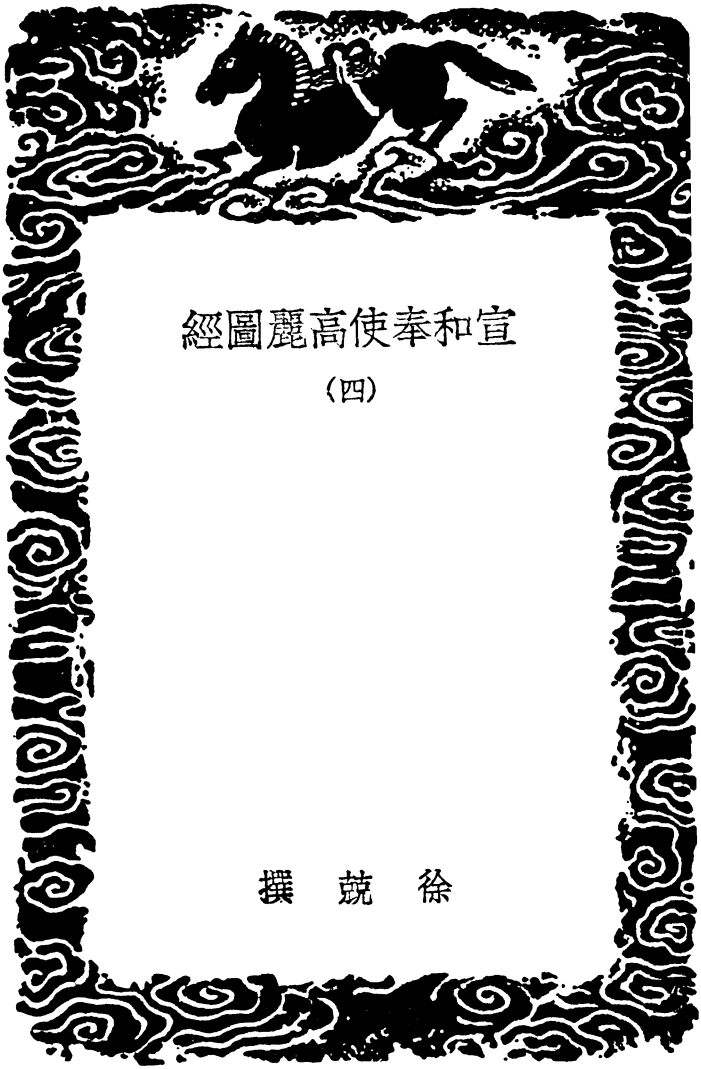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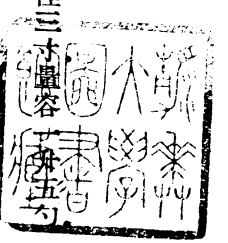
徐兢撰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一

器皿二

油盆

油盆之狀略如酒罇白銅爲之其上無蓋恐其傾覆而以木楔窒之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五升



淨瓶

淨瓶之狀長頸脩腹旁有一流中爲兩節仍有轆轤蓋頸中開有隔隔之上復有小頸象簪筆形貴人國官觀寺民舍皆用之惟可貯水高一尺二寸腹徑四寸量容三升

花壺

花壺之制上銳下圓略如垂膽仍有方座四時貯水簪花舊年不甚作邇來頗能之通高八寸腹徑三寸量容一升

水盆

水盆之制狀如鬲鼎以銅鑄成有二（鄭刻三）獸環貫木可以負持麗人方言無大小皆謂之伽僕射館中諸房皆給之高一尺五寸闊三尺量容一石二斗

水罌

水罌如水盆之形而差小仍有銅蓋用以汲水以象中國之水桶也上有二耳可以攀挈麗俗便於負戴

故此器最多高一尺腹徑一尺二寸量容一斗二升

湯壺

湯壺之形如花壺而差匾上蓋下座不使泄氣亦古温器之屬也麗人烹茶多設此壺通高一尺八寸腹徑一尺量容二（鄒刻一）斗

白銅洗

白銅洗之形與烏銀者相似特無文采而麗人謂之冰盆又有一等赤銅者制作差劣

鼎爐

鼎爐之制略如博山上無花蓋下有三足惟觀寺神祠用之高一（鄒刻二）尺頂闊六寸下盤闊八寸

温爐

温爐之形如鼎而有偃脣腹下三足爲獸銜之狀用以貯水置之几案蓋冬月温手之器也面闊一尺二寸高八寸

巨鐘

大鐘在普濟寺形大而聲不揚上有螭紐中有雙飛仙刻銘曰甲戌年鑄用白銅一萬五千斤麗人云昔者置之重樓聲聞契丹單于惡之令移於此亮其誇大之言未必然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二

器皿三

茶俎

土產茶味苦澀不可入口惟貴中國臘茶幷龍鳳賜團自錫賚之外商賈亦通販故遐來頗喜飲茶益治茶具金花烏盞翡色小甌銀爐湯鼎皆竊效中國制度凡宴則烹於廷中覆以銀荷徐步而進候贊者云茶徧乃得飲未嘗不飲冷茶矣館中以紅俎布列茶具於其中而以紅紗巾羃之日嘗三供茶而繼之以湯麗人謂湯爲藥每見使人飲盡必喜或不能盡以爲慢己必怏怏而去故常勉強爲之啜也

瓦尊

國無糯米而以秔合麴而成酒色重味烈易醉而速醒王之所飲曰良醞左庫清法酒亦有二品貯以瓦尊而以黃絹封之大抵麗人嗜酒而難得佳釀民庶之家所飲味薄而色濃飲歠自如咸以爲美也

藤尊

藤尊乃山島州郡所饋也中亦瓦尊外以藤周纏之舟中嵓岇相擊不損上有封緘各以州郡印文記之

陶尊

陶器色之青者麗人謂之翡色近年已來制作工巧色澤尤佳酒尊之狀如瓜上有小蓋而爲荷花伏鴨之形復能作盌楪棔甌花瓶湯瓶皆竊倣定器制度故略而不圖以酒尊異於他器特著之

陶爐

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獸下有仰蓮以承之諸器惟此物最精絕其餘則越州古祕色汝州新窰器大概相類

食罩

公會供饌下承以盤上施青罩唯王與使副加紅黃之飾所以別精麤也

藤篚

古者幣帛用箱篚今麗俗不廢其篚白藤織成上有錯文爲花木鳥獸之狀裏用紅黃文綾拓之大小相合謂之一副其直準白金一斤惟王府所用最佳蓋郡邑土貢餘官民庶者制作草草備禮適用而已

鬻釜

鬻釜蓋烹飪器也以鐵爲之其上有蓋腹下三足回旋之文細如毛髮高八寸闊一尺二寸量容二升五勺

水瓮

水瓮陶器也廣腹斂頸其口差斂高六尺闊四尺五寸容三石二升館中用銅瓮唯山島海道以舟載水相遺則用之

草苫

草苫之用猶中國之有布囊也其形如絡結草爲之凡米麪鄒刻麵・薪炭之屬悉用以盛山行不利車多以

驟馬裝載而行。

刀筆

刀筆之鞘。刻木爲之。其制三隔。其一藏筆。其二藏刀。刀形犀利。一刀差短。散員而下。官吏祇應。房子親侍。皆佩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三

舟楫

臣聞風行水上。在卦爲渙。而舟楫之利。以濟不通。取象於此。後世聖知代作。百工加飾。故龍文鷁首。駕風截浪。一日千里。必使橫絕江河。如履平地。非特刳剡之簡而已也。乃若麗人生長海外。動涉鯨波。固宜以舟楫爲先。今觀其制度簡略。不甚工緻。豈其素安於水而狃狎之耶。抑因陋就簡。魯拙而莫之革耶。今謹即所見列於圖。

巡船

高麗地瀕東海。而舟楫之工。簡略特甚。中安一檣。上無棚屋。惟設觿柁而已。使者入羣山門。有此等巡船十千（鄒作）餘隻。皆插旌旗。舟人邏卒。皆著青衣。鳴角擊鐃而來。各於檣之杪。建一小旆。書曰洪州都巡。曰永新都巡。曰公州巡檢。曰保寧。曰懷仁。曰安興。曰暨川。曰陽城。曰慶源。皆有尉司字。實捕盜官吏也。自入境以迄回程。迎至餞行於羣山島。望神舟入洋。乃還其國。

官船

官船之制。上爲茅蓋。下施戶牖。周圍欄檻。以橫木相貫。挑出爲棚。面闊於底。通身不用板簀。唯以矯揉金木使曲。相比釘之。前有矴輪。上施大檣。布帆二十餘幅。（鄒刻十五幅。一垂下五分之一。）則散開而不合縫。恐與風勢相拒耳。使者入境。自東而來。曰接伴。曰先排。曰管勾。曰公廚。凡十千（鄒刻）餘舟。大小相若。惟接伴船有陳

設幄幕焉。

松舫

松舫。羣山島船也。首尾皆直。中爲舫屋五間。上以茅覆。前後設二小室。安榻垂簾。中敞二間。施錦茵褥。最爲華煥。唯使副與上節乘之。

幕船

幕船之設。三島皆有之。以待中下節使人也。上以青布爲屋。下以長竿代柱。四阿各以朱繩係之。

饋食

使者入境。而羣山島紫燕州（鄒剡測：）三州。皆遣人饋食。持書之吏。紫衣幞頭。又其次則烏帽。食味十餘品。而麪食爲先。海錯尤口器皿多用金銀。而雜以青陶。盤櫝皆木爲之。而黑漆神舟泊不近島。必遣介乘舟饋獻於使者。故事送三日。若過期風阻未行。則饋食不復至也。

供水

海水味劇鹹苦。不可口。凡舟船將過洋。必設水榧。廣蓄甘泉。以備食飲。蓋洋中不甚憂風。而以水之有無爲生死耳。華人自西絕洋而來。既已累日。麗人料其甘泉必盡。故以大舟載水。鼓舟來迎。各以茶米酬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四

海道一

臣聞海母衆水而與天地同爲無極故其量猶天地之不可測度若潮汐往來應期不爽爲天地之至信古人嘗論之在山海經以爲海鰌出入穴之度浮屠書以爲神龍寶之變化竇叔蒙海嶠志以謂水隨月之盈虧盧肇海潮賦以謂日出入於海衝擊而成王充論衡以水者地之血脈隨氣之進退率皆持臆說執偏見評料近似而未之盡大抵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承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而人不覺亦猶坐於船中者不知船之自運也方其氣升而地沈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下而爲汐計日十二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夜一晝一夜合陰陽之氣凡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然晝夜之晷係乎日升降之數應乎月月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夜潮之期月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又日之行遲月之行速以速應遲每二十九度過半而月行及之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日亦臨午焉且晝卽天上而言之天體西轉日月東行自朔而往月速漸東至午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晝故晝潮自朔後迭差而入於夜故所以一日午時二日午未三日未時四日未未五日申時六日申未七日酉時八日酉未也夜卽海下而言之天體東轉日月西行自朔而往月速漸西至子漸遲而潮亦應之以遲於夜故夜潮自朔後迭差

而入於晝。此所以一日子時。二日子末。三日丑時。四日丑末。五日寅時。六日寅末。七日卯時。八日卯末也。加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大小。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當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出。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今海中有魚獸。殺取皮而乾之。至潮時則毛皆起。豈非氣感而類應。本於理之自然也。至若波流而漩伏。沙土之所凝。山石之所峙。則又各有其形勢。如海中之地。可以合聚落者。則曰洲。十洲之類是也。小於洲而亦可居者。則曰島。三島之類是也。小於島則曰嶼。小於嶼而有草木。則曰苫。如苫嶼而其質純石。則曰焦。凡舫舶之行。既出於海門。則天地相涵。上下一碧。旁無雲埃。遇天地晴霽時。皓日中天。游雲四斂。恍然如游六虛之表。既不可以言喻。及風濤開發。雷雨晦冥。蛟螭出沒。神物變化。而心悸膽落。莫知所說。故其可紀錄者。特山形潮候而已。且高麗海道。古猶今也。考古之所傳。今或不覩。而今之所載。或昔人所未談。非固爲異也。蓋航舶之所通。每視風雨之向背而爲之節。方其風之牽乎西。則洲島之在東者。不可得而見。唯南與北亦然。今既論潮候之大概。詳於前。謹列夫神舟所經島洲苫嶼而爲之圖。

神舟

臣側聞神宗皇帝遣使高麗。嘗詔有司造巨艦二。一曰淩虛致遠安濟神舟。二曰靈飛順濟神舟。規模甚雄。皇帝嗣服。羹牆孝思。其所以加惠麗人。實推廣熙豐之績。爰自崇寧以迄於今。荐使綏撫。恩隆禮厚。仍詔有司。更造二舟。大其制而增其名。一曰鼎新利涉懷遠康濟神舟。二曰循流安逸通濟神舟。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鷁首。屈服蛟螭。所以暉赫皇華。震慴夷狄。超冠今古。是宜麗人迎詔之日。傾國聳觀。而歡

呼嘉嘆也。

客舟

舊例每因朝廷遣使。先期委福建兩浙監司。顧募客舟。復令明州裝飾。略如神舟。具體而微。其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攙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其中分爲三處。前一倉。不安艎板。唯於底安竈與水櫃。正當兩檣之間也。其下卽兵甲宿棚。其次一倉。裝作四室。又其後一倉。謂之廒屋。高及丈餘。四壁施窗戶。如房屋之制。上施欄楯。采繪華煥。而用帘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時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然舟人極畏廒高。以其拒風不若仍舊爲便也。船首兩頰柱中有車輪。上綰藤索。其大如椽。長五百尺。下垂矴石。石兩旁夾以二木鉤。船未入洋。近山拋泊。則放矴著水底。如維纜之屬。舟乃不行。若風濤緊急。則加遊矴。其用如大矴。而在其兩旁。遇行則卷其輪而收之。後有正柂。大小二等。隨水淺深更易。當廒之後。從上插下二棹。謂之三副柂。唯入洋則用之。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爲橐。以拒浪。裝載之法。水不得過橐。以口輕重之度。水棚在竹橐之上。每舟十艨。開山入港。隨潮過門。皆鳴艨而行。篙師跳躑號叫。用力甚至。而舟行終不若駕風之快也。大檣高十丈。頭檣高八丈。風正則張布颿五十幅。稍偏則用利篷左右翼張。以便風勢。大檣之巔。更加小颿十幅。謂之野狐颿。風息則用之。然風有八面。唯當頭不可行。其立竿以鳥羽候風所向。謂之五兩。大抵難得正風。故布帆之用。不若利篷翕張之能順人意也。海行不畏深。惟懼淺閣。以舟底不平。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故常以繩垂鉛碇以試之。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惟恃首領熟識海道。善料天時人事。而得

衆情．故一有倉卒之虞．首尾相應如一人．則能濟矣．若夫神舟之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皆三倍於客舟也．

招寶山

宣和四年壬寅春三月．詔遣給事中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充國信使副往高麗．秋九月．以國王俁薨．被旨兼祭奠弔慰而行．遵元豐故事也．五年癸卯春二月十八日壬寅．促裝治舟．二十四日戊申．詔赴睿謨殿．宣示禮物．三月十一日甲子．赴同文館．聽誡諭．十三日丙寅．皇帝御崇政殿．臨軒親遣．傳旨宣諭．十四日丁卯．錫宴於永寧寺．是日解舟出汴．夏五月三日乙卯．舟次四明．先是得旨．以二神舟六客舟兼行．十三日乙丑．奉禮物入八舟．十四日丙寅．遣供衞大夫相州觀察使直睿思殿關鞏．口宣詔旨．錫宴於明州之廳事．十六日戊辰．神舟發明州．十九日辛未．達定海縣．先期遣中使武功大夫容彭年．建道場於總持院七晝夜．仍降御香．宣祝於顯仁．助順淵聖．廣德王祠．神物出現．狀如蜥蜴．實東海龍君也．廟前十餘步．當鄞江窮處．一山巍然出於海中．上有小浮屠．舊傳海舶望是山．則知其爲定海也．故以招寶名之．自此方謂之出海口．二十四日丙子．八舟鳴金鼓．張旗幟．以次解發．中使關鞏．登招寶山焚御香．望洋再拜．是日．天氣晴快．巳刻．乘東南風．張篷鳴艣．水勢湍急．委蛇而行．過虎頭山．水淺港口七里．山虎頭山以其形似名之．度其地．已距定海二十里矣．水色與鄞江不異．但味差鹹耳．蓋百川所會．至此尤未澄澈也．

虎頭山

過虎頭山．行數十里．卽至蛟門．大抵海中有山對峙．其閒有水道可以通舟者．皆謂之門．蛟門云蛟蜃所

宅亦謂之三交門。其日申末刻遠望大小二謝山。歷松柏灣。抵蘆浦拋矴。八舟同泊。

沈家門

二十五日丁丑辰刻。四山霧合。西風作。張篷委蛇曲折。隨風之勢。其行甚遲。舟人謂之拒風。已刻霧散。出浮稀頭。白峯窄額門。石師顏而後至沈家門拋泊。其門山與蛟門相類。而四山環擁。對開兩門。其勢連亘。尙屬昌國縣。其上漁人樵客。叢居十數家。就其中以大姓名之。申刻風雨晦冥。雷電雨雹欻至。移時乃止。是夜。就山張幕掃地而祭。舟人謂之祠沙。實岳瀆主治之神。而配食之位甚多。每舟各刻木爲小舟。載佛經糗糧。書所載人名氏。納於其中。而投諸海。蓋禳厭之術一端耳。

梅岑

二十六日戊寅。西北風勁甚。使者率三節人。以小舟登岸入梅岑。舊云。梅子眞棲隱之地。故得此名。有履迹瓢痕。在石橋上。其深麓中有蕭梁所建寶陁院。殿有靈感觀音。昔新羅賈人往五臺。刻其像欲載歸。其國覺出海遇焦舟膠不進。乃還置像於焦上院。僧宗岳者。迎奉於殿。自後海泊往來。必詣祈福。無不感應。吳越錢氏移其像於城中開元寺。今梅岑所尊奉。卽後來所作也。崇寧使者聞於朝。賜寺新額。歲度緇衣。而增飾之。舊制使者於此請禱。是夜。僧徒焚誦歌唄甚嚴。而三節官吏兵卒。莫不虔恪作禮。至中宵。星斗煥然。風幡搖動。人皆歡躍。云風已回正南矣。二十七日己卯。舟人以風勢未定。尙候其孰。海上以風轉至次日不改者謂之孰。不爾至洋中卒爾風回。則茫然不知所向矣。自此卽出洋。故審視風雲天時。而後進也。申刻。使副與三節人。俱還八舟至。是水色稍澂。而波面微蕩。舟中已覺鼈跳矣。

海驢焦

二十八日庚辰天日清晏卯刻八舟同發使副具朝服與二道官望闕再拜投御前所降神霄玉清九陽總眞符籙并風師龍王牒天曹直符引五嶽眞形與止風雨等十三符訖張篷而行出赤門食頃水色漸碧四望山島稍稀或如斷雲或如偃月已後過海驢焦狀如伏驢崇寧間舟人有見海獸出沒波間狀如驢形當別是一物未必因焦石而有驢也

蓬萊山

蓬萊山望之甚遠前高後下峭拔可愛其島尙屬昌國封境其上極廣可以種蒔島人居之仙家三山中有蓬萊越弱水三萬里乃得到今不應指顧間見當是今人指以爲名耳過此則不復有山惟見連波起伏噴沫洶涌舟楫振撼舟中之人吐眩顚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半洋焦

舟行過蓬萊山之後水深碧色如玻璃浪勢益大洋中有石曰半洋焦舟觸焦則覆溺故篙師最畏之是日午後南風益急加野狐颿制颿之意以浪來迎舟恐不能勝其勢故加小颿於大颿之上使之提挈而行是夜洋中不可住維視星斗前邁若晦冥則用指南浮針以揆南北入夜舉火八舟皆應夜分風轉西北其勢甚亟雖已落篷而颿動颺搖甁盎皆傾一舟之人震恐膽落黎明稍緩人心向寧依前張颿而進

白水洋

十九日辛巳天色陰翳風勢未定辰刻風微且順復加野狐颿舟行甚鈍申行風轉酉刻雲合雨作入夜

乃止。復作南風。入白水洋。其源出蘇鞠。故作白色。是夜舉火。三舟相應矣。

黃水洋

黃水洋。卽沙尾也。其水渾濁且淺。舟人云。其沙自西南而來。橫於洋中千餘里。卽黃河入海之處。舟行至此。則以鷄黍祀沙。蓋前後行舟過沙。多有被害者。故祭其溺死之魂云。自中國適句驪。唯明州道則經此。若自登州版橋以濟。則可以避之。比使者回程至此。第一舟幾遇淺。第二舟午後三舟併折。賴宗社威靈。得以生還。故舟人每以過沙尾爲難。當數用鈆硾時其深淺。不可不謹也。

黑水洋

黑水洋。卽北海洋也。其色黯湛淵淪。正黑如墨。猝然視之。心膽俱喪。怒濤噴薄。屹如萬山。遇夜。則波間熠熠。其明如火。方其舟之升在波上也。不覺有海。唯見天日明快。及降在窪中。仰望前後水勢。其高蔽空。腸胃騰倒。喘息僅存。顚仆吐嘔。粒食不下咽。其困臥於茵褥上者。必使四維隆起。當中如槽。不爾。則傾側輾轉。傷敗形體。當是時。求脫身於萬死之中。可謂危矣。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五

海道二

夾界山

六月一日壬午。黎明霧昏。乘東南風。巳刻稍霽。風轉西南。益張野狐颿。午正風厲。第一舟大檣。砉然有聲。勢曲欲折。亟以大木附之。獲全。未後。東北望天際。隱隱如雲。人指以爲半托伽山。不甚可辨。入夜風微。舟行甚緩。二日癸未。早霧昏噎。西南風作。未後。激霽。正東望一山如屏。卽夾界山也。華夷以此爲界限。初望隱然。酉後逼近。前有二峯。謂之雙髻山。後有小焦數十。如奔馬狀。雪浪噴激。遇山濺瀑尤高。丙夜風急雨作。落帆徹篷以緩其勢。

五嶼

五嶼在處有之。而以近夾界者爲正。定海之東北蘇州洋內。羣山馬島。皆有五嶼。大抵筲工指海山上小山爲嶼。所以數處五山相近。皆謂之五嶼矣。三日甲申。宿雨未霽。東南風作。午後過是嶼。風濤噴激久之。齒峯巖巖亦甚可愛。

排島

是日巳刻。雲散雨止。四顧澂霽。遠望三山並列。中一山如堵。舟人指以爲排島。亦曰排垛山。以其如射垛之形耳。

白山

是日午後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亘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後風作舟行甚快

黑山

黑山在白山之東南相望甚邇初望極高峻逼近見山勢重複前一小峯中空如洞兩開有澳可以藏舟昔海程云是使舟頓宿之地館舍猶存今取道更不拋泊上有民居聚落國中大罪得貸死者多流竄於此每中國人使舟至遇夜於山巔明火於燧燧諸山次第相應以迄王城是此山始也申後舟過

月嶼

月嶼二距黑山甚遠前曰大月嶼回抱如月舊傳上有養源寺後曰小月嶼對峙如門可以通小舟行

闌山島

闌山島又曰天仙島其山高峻遠望壁立前二小焦如龜鱉之狀

白衣島

白衣島三山相連前有小焦附之偃檜積蘇蒼潤可愛亦曰白甲苫

跪苫

跪苫在白衣島之東北其山特大於衆苫數山相連碎焦環遶不可勝數夜潮衝激雪濤奔薄月落夜昏而濺沫之明如火熾也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六

海道三

春草苫

春草苫又在跪苫之外。舟人呼爲外嶼。其上皆松檜之屬。望之鬱然。夜分風靜。舟行益鈍。

檳榔焦

檳榔焦以形似得名。大抵海中之焦。遠望多作此狀。唯春草苫相近者。舟人謂之檳榔焦。夜深潮落。舟隨水退。幾復入洋。舉舟恐懼。亟鳴櫓以助其勢。黎明。尙在春草苫。四日乙酉。天日晴霽。風靜浪平。俯視水色。澄碧如鑑。可以見底。復有海魚數百。其大數丈。隨舟往來。夷猶鼓鬣。洋洋自適。殊不顧有舟楫過也。

菩薩苫

是日午後。過菩薩苫。麗人謂其上曾有顯異。因以名之。申後風靜。隨潮而進。

竹島

是日酉後。舟至竹島拋泊。其山數重。林木翠茂。其上亦有居民。民亦有長。山前有白石焦數百塊。大小不等。宛如堆玉。使者回程至此。適值中秋月出。夜靜水平。明霞映帶。斜光千丈。山島林壑。舟楫器物。盡作金色。人人起舞弄影。酌酒吹笛。心目欣快。不知前有海洋之隔也。

苦苫苫 門列・作苦苫・按三十九卷禮成港條・亦作苦苫苫・

五日丙戌晴明過苦苫距竹島不遠其山相類亦有居民麗俗謂刺蝟毛爲苦苫此（鄭刻此苫字）山林木茂盛而不大正如蝟毛故以名之是日拋泊此苫麗人拏舟載水來獻以米謝之東風大作不能前進遂宿焉

羣山島

六日丁亥乘早潮行辰刻至羣山島拋泊其山十二峯相連環遶如城六舟來迓載戈甲鳴鐃歔角爲衛別有小舟載綠袍吏端笏揖於舟中不通姓字而退云羣山島注事也繼有譯語官閤門通事舍人沈起來參同接伴金富軾知全州吳俊和遣使來投遠迎狀使副以禮受之揖而不拜遣掌儀官相接而已繼遣答書舟既入島泌岸乘旗幟列植者百餘人同接伴以書送使副及三節早食使副牒接伴送國王先狀接伴遣采舫請使副上羣山亭相見其亭瀕海後倚兩峯相並特高壁立數百仞（鄭刻數俱作有）門外有公廨十餘閒近西小山上有五龍廟資福寺又西有崧山行宮左右前後居民十數家午後使副乘松舫至岸三節導從入館接伴郡守趨廷設香案拜舞望闕拜舞恭問聖體畢分兩陛升堂使副居上以次對再拜訖少前敍致復再拜就位上中節堂上序立與接伴揖國俗皆雅揖都轄前致辭再拜次揖郡守如前禮退就席其位使副俱南向接伴郡守東西相向下節舟人聲喏於庭上節分坐堂上中節分兩廊下節坐門之兩廂舟人坐於門外供張極齊肅飲食且豐腆禮貌恭謹地皆設席蓋其俗如此亦近古也酒十行中節下節第降殺之初坐接伴親斟以奉使者復醻之酒半遣人致勸三節皆易大觥禮畢上中節趨揖如初禮使副登松舫歸所乘大舟

橫嶼

橫嶼在羣山島之南．一山特大．亦謂之案苫．前後有小焦數十繞之．石脚一洞．深可數丈．高闊稱之．潮至拍水聲如雷車．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七

海道四

紫雲苫

七日戊子天日晴快早全州守臣致書備酒禮曲留使者使者以書固辭乃已惟受所饋蔬茹魚蛤等因以方物酬之午刻解舟宿橫嶼八日己丑早發南望一山謂之紫雲苫橫巇差疊其後二山尤遠宛如雙眉凝翠焉

富用山

是日午後過富用倉山卽舟人所謂芙蓉山也其山在洪州境內上有倉廩積穀且多云以備邊鄙非常之用故以富用名之

洪州山

洪州山又在紫雲苫之東南數百里州建其下又東一山產金盤踞如虎謂之東源小山數十環拱如城其山上有一潭淵澄可鑑不可測是日申刻舟過

鵝子苫

鵝子苫亦名軋子苫麗人謂笠爲軋其山形似之因以得名是日酉刻舟過

馬島

是日酉後風勢極大舟行如飛自軋子苫一瞬之閒即泊馬島蓋淸州境也泉甘草茂國中官馬無事則羣牧於此因以爲名其主峯渾厚左臂環抱前一石觜入海激水回波驚湍洶涌千奇萬怪不可名狀故舟過其下多不敢近慮觸暗焦也有客館曰安興亭知淸州洪若伊遣介紹與譯語官陳懿同來如全州禮岸次迓卒旗幟與羣山島不異入夜然大火炬熒煌照空時風政作惡舟中搖蕩幾不可坐使者扶持以小舟登岸相見如羣山亭之禮惟不受酒禮夜分還使舟

九頭山

九日庚寅天氣淸明南風甚勁辰發馬島巳刻過九頭山其山云有九峯遠望不甚詳然而林木叢茂淸潤可喜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八

海道五

唐人島

唐人島未詳其名山與九頭山相近是日午刻舟過島下

雙女焦（鄭刻文焦）雙女焦其山甚大不異島嶼前一山雖有草木但不甚深密後一山頗小中斷爲門下有暗焦不可通舟是日巳刻舟自唐人島繼過此焦風勢愈亟舟行益速

大青嶼

大青嶼以其遠望鬱然如凝黛故麗人作此名是日午刻舟過

和尙島

和尙島山勢重疊林壑深茂山中多虎狼昔常有學佛者居之獸不敢近今葉老寺乃其遺迹也故麗人謂之和尙島是日未刻舟過其下

牛心嶼

牛心嶼在小洋中一峯特起狀類覆盂而中稍銳麗人謂之牛心它處皆見之形肖此山而差小者亦謂之雞心嶼是日未正舟過此嶼南風小雨

聶公嶼

聶公嶼以姓得名遠視甚銳逼近如堵蓋其形匾縱橫所見各異是日未申舟過其下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三十九

海道 六

小青嶼

小青嶼如大青嶼之形。但其山差小。而周圍多焦石。申初舟過。雨勢稍密。

紫燕島

是日申正。舟次紫燕島。卽廣州也。倚山爲館。榜曰慶源亭。亭之側。爲幕屋數十間。居民草舍亦衆。其山之東一嶼。多飛燕。故以名之。接伴尹彥植。知廣州陳淑。遣介紹與譯官卓安持書來迎。兵仗儀禮加厚。申後雨止。使副與三節登岸到館。其飲食相見如全州禮。夜漏下二刻歸舟。十日辛卯辰刻。西北風八舟不動。都轄吳德休提轄徐兢同上節復以采舟詣館。過濟物寺。爲元豐使人故左班殿直宋密飯僧。畢歸舟。巳刻隨潮而進。

急水門

是日未刻到急水門。其門不類海島。宛如巫峽江路。山圍屈曲。前後交鎖。兩開卽水道也。水勢爲山峽所束。驚濤拍岸。轉石穿崖。喧豗如雷。雖千鈞之弩。追風之馬。不足喻其湍急也。至此已不可張篷。惟以櫓棹隨潮而進。

蛤窟

申後抵蛤窟拋泊。其山不甚高大。民居亦衆。山之脊有龍祠。華人往還必祀之。海水至此。比之急水門。變黃白色矣。

分水嶺

分水嶺。卽二山相對。小海自此分流之地。水色復渾。如梅岑時。十一日壬辰。早雨作。午刻潮落。雨益甚。國王遣劉文志持先書。使者以禮受之。酉刻前進至龍骨拋泊。

禮成港

十二日癸巳。早雨止。隨潮至禮成港。使副遷入神舟。午刻。使副率都轄提轄官。奉詔書於采舟。麗人以兵仗甲馬。旂幟儀物共萬計。列於岸次。觀者如堵牆。采舟及岸。都轄提轄奉詔書入於采輿。下節前導。使副後從。上中節以次隨之。入於碧瀾亭。奉安詔書訖。分位少憩。次日。遵陸入於王城。臣竊惟海道之難甚矣。以一葉之舟。泛重溟之險。惟恃宗社之福。當使波神效順以濟。不然。則豈人力所能至哉。方其在洋也。以風颿爲適從。若或暴橫。轉至他國。生死瞬息。又惡三種險。曰癨風。曰黑風。曰海動。癨風之作。連日怒號不已。四方莫辨。黑風則飄怒不時。天色晦冥。不分晝夜。海動則徹底沸騰。如烈火煮湯。洋中遇此。鮮有免者。且一浪送舟。輒數十餘里。而以數丈之舟。浮波濤間。不啻豪末之在馬體。故涉海者。不以舟之大小爲急。而以操心履行爲先。若遇危險。則發於至誠。虔祈哀懇。無不感應者。比者。使事之行。第二舟至黃水洋中。三桅併折。而臣適在其中。與同舟之人。斷髮哀懇。祥光示現。然福州演嶼神。亦前期顯異。故是日舟雖危。猶能易他桅。既易。復傾搖如故。又五晝夜。方達明州定海。比至登岸。舉舟臞顇。幾無人色。其憂懼可料而

知也若以謂海道非難則還朝復命不應受重賞以爲必死則自祖宗以來累遣使命未嘗有飄溺不還者惟特國威靈憑仗忠信可以必其無虞耳今敍此以爲後來者之勸比者使人之行去日以南風歸日以北風初發明州以其年五月二十八日放洋得順風至六月六日卽達羣山島及回程以七月十三日甲子發順天館十五日丙寅復登大舟十六日丁卯至蛤窟十七日戊辰至紫燕島二十二日癸酉過小青嶼和尙島大青嶼雙女焦唐人島九頭山是日泊馬島二十三日甲戌發馬島過軋子苫望洪州山二十四日乙亥過橫嶼入羣山門泊島下至八月八日戊子凡十四日風阻不行申後東北風作乘潮出洋過苦苫苫入夜不住九日己丑早過竹島辰巳望見黑山忽東南風暴復遇海動舟側欲傾人大恐懼卽鳴鼓招衆舟復還十日庚寅風勢益猛午刻復還羣山島至十六日丙申又六日矣申後風正卽發洋夜泊竹島又二日風阻不行至十九日己亥午後發竹島夜過月嶼二十日庚子早過黑山次過白山次過五嶼夾界山北風大作低篷以殺其勢二十一日辛丑過沙尾午間第二舟三副桅折夜漏下四刻正桅亦折而使舟與他舟皆遇險不一二十三日壬寅望見中華秀州山二十四日癸卯過東西胥山二十五日甲辰入浪港山過潭頭二十六日乙巳早過蘇州洋夜泊栗港二十七日丙午過蛟門望招寶山午刻到定海縣自離高麗到明州界凡海道四十二日云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

同文

臣聞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儒學所以美天下之化也樂律所以導天下之和也度量權衡所以示天下之公也四者雖殊然必參合乎天子之節然後太平之應備焉聖人之興必建歲正定國是新一代之樂而同律度量衡蓋以至一而正羣動其道當如此仰惟國家大一統以臨萬邦華夏蠻貉罔不率俾雖高句麗域居海島鯨波限之不在九服之內然稟受正朔遵奉儒學樂律同和度量同制雖虞舜之時日東協伯禹之聲教南譯不足云也古人所謂書同文車同軌者於今見之且圖志之作所以紀異國之殊制若其制或同則丹青之作何事乎贅疣謹條其正朔儒學樂律度量之同乎中國者作同文記而省其繪畫云

正朔

唐劉仁軌爲方州刺史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曰當削平遼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戰勝以兵經略高麗帥其酋長赴登封之會卒如初言史臣壯之然仁軌特服其力耳未必其本心也何以言之臣觀麗人之事中國其請降尊號班正朔勤勤懇懇不絕於口及爲強虜所迫革面從之而乃心朝廷葵傾蟻慕終不解於胸次豈用兵之與用德固自有次第哉雖然近則易服遠則難懷若麗境之望帝封邈在大海之外當其來也泛巨航駕便風晝夜兼行十數日始達四明風或稍戾驚濤山涌籠釜傾蕩消滴之水不留且不

可爨舟人往往絕粒甚則柁折檣摧傾覆之變生於瞬息亦已危矣然自建隆開寶開願效臣節不敢少懈以迄於今至與北虜則封境之相距纔一水耳虜人朝發馬夕已飲水於鴨綠矣嘗大敗岥始臣事之用其年號終統和開泰凡二十一年至王詢大破北虜復通中國乃於眞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遣使請班正朔朝廷從之後遂用大中祥符之號易去北虜開泰之名至天禧中北虜復破高麗殺戮其民幾盡王詢至棄國而逃於蛤窟虜留城中八月會西北山萬松皆作人聲始駭懼引去仍強班正朔於詢詢以力屈不得已而用之自太平二年終十七年至重熙終二十二年清寧終十年咸雍終十年太康終十年大安終十年壽昌終六年乾統終十年天慶至八年凡一百年而耶律爲大金所困高麗遂去北虜之號又以未請命於朝不敢輒用正朔故但以歲次紀年而將有請焉耳本朝之於高麗如彼之遠北虜之於高麗如此其近然而附北虜者常以困於兵力伺其稍弛則輒拒之至於尊事聖朝則終始如一舉舉傾戴雖或時有牽制不能如願而誠意所向堅如金石有以見累聖綏之以仁懷之以德內有以得其心固異乎北虜之強暴徒以力制其外也書曰協時月正日今北虜已滅佇見高麗之使以正朔爲請而萬邦之時月日可協而正矣

儒學

東夷性仁而其地有君子不死之國又箕子所封朝鮮之境習俗素稔八條之教其男子出於禮義婦人由於正信飲食以豆籩行路者相遜固異乎蠻貉雜類押頭胼趾辮髮橫幅父子同寢親族同槨僻怪也自漢武帝列置四郡臣妾內屬而中華政化所嘗漸被雖更魏歷晉視時汚隆乍離乍合然義理之根諸

中者。未嘗泯也。唐正觀初。太宗用魏鄭公之一言。以仁義爲治。恢廣學校。崇尚師儒。當是時。與議大臣。猶有疑而未知其爲益者。彼國乃遣其英秀子弟。請教京師。後長慶中。白居易善作歌行。鷄林之人。引領嘆慕。至以（鄭剝云。下闕一百字。按抄本。亦空白五行。）風從勃然雨化。闇闇秩秩。服膺儒學。雖居燕韓之左僻。而有齊魯之氣韻矣。比者使人到彼。詢知臨川閣藏書至數萬卷。又有清燕閣。亦實以經史子集四部之書。立國子監。而選擇儒官。甚備。新做黌舍。頗遵太學月書季考之制。次第諸生。上而朝列官吏。閑威儀而足辭采。下而閭閻陋巷間。經館書社。三兩相望。其民之子弟未昏者。則羣居而從師授經。既稍長。則擇友各以其類。講習於寺觀。下逮卒伍童穉。亦從鄉先生學於庠盛哉。且諸侯之就功實。假天子之威靈。諸侯之作德。實循天子之風化。麗人之於中國。海隅侯伯之邦爾。今也。文物之富如此。蓋自漸摩所致。不亦偉乎。譬猶日月三辰。假元氣以成列。而其照耀著見。乃所以爲天之明。草木百寶。資元化以敷華。而其葳蕤藿靡。乃所以爲地之文也。若夫其國取士之制。雖規範本朝。而承聞循舊。不能無小異。其在學生。每歲試於文宣王廟。合格者。視貢士。其舉進士。間歲一試於所屬。合格偕貢者。合三百五十餘人。既貢。又命學士總試於迎恩館。取三四十人。分甲乙丙丁戊五等。賜第略如本朝省闈之制。至王親試官之。乃用詩賦論三題。而不策問時政。此其可嗤也。自外又有制科宏辭之目。雖文具而不常置。大抵以聲律爲尚。而於經學未甚工。視其文章髣髴唐之餘弊云。

樂律

大樂與天地同和。而五聲之發。原於五行。八音之辨。生於八風。清濁高下。皆出於一氣。而手舞足蹈。有不

期然而然者。則簧梓土鼓。皆足以寓其聲而吐其和。故自葛天氏之時。牛尾之歌。已見於載籍。後世聖人。作樂崇德。而以金石土革匏木絲竹之物。制爲鍾磬鞉鼓塤篪笙竽柷敔琴瑟管篹之器。以作以止。以詠以閒。以合天地之和。而致神祇祖考之格。至於夷蠻戎狄之音。亦用合奏。有鞮鞻師以掌其樂。有旄人以陳其舞。有韎韐氏以合其歌。歙凡以與衆樂樂。而樂以天下。初無閒於夷夏。則兼收博采。所以示吾德之廣運也。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說者謂雅爲夏樂。南爲夷樂。二者合奏。以成和而協天地之中聲。然後爲備樂。然四方異域。飲食異和。衣服異制。器用異宜。則樂亦不得而同。故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各有其義。而不可以混淆。若麗人則東夷之國。樂其本於韎乎。且三代之制。商曰大濩。周曰大武。箕子以商之裔。而受周封於朝鮮。則革其韎樂之陋者。當有濩武之遺音。賡襲制作。經今千載。調聲應律。宜有可采者。熙甯中。王黼嘗奏請樂工。詔往其國。數年乃還。後人使來。必齎貨奉工技爲師。每遣就館教之。比年入貢。又請賜大晟雅樂及請賜燕樂。詔皆從之。故樂舞益盛。可以觀聽。今其樂有兩部。左曰唐樂。中國之音。右曰鄉樂。蓋夷音也。其中國之音。樂器皆中國之制。惟其鄉樂有鼓板笙竽觱篥。空侯五絃琴琵琶箏笛。而形制差異。瑟柱膠而不移。又有簫管。長二尺餘。謂之胡琴。俯身先吹之。以起衆聲。若女伎則謂之下樂。凡三等。大樂司二百六十人。王所常用。次管絃坊一百七十人。次京市司三百餘人。亦有柘枝拋毬之藝。其百戲數百人。聞皆敏捷特甚。然以時王偃衣制未終。工人執其器而不作。聲律之度。不可得而考也。

權量

戴記曰制禮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魯語曰謹權量審法度四方之政行焉蓋王者之統御諸侯雖本乎德化刑威而所以一其政者尤以權量爲先三代盛時必自王府出嘉量等器頒於邦國掌之以其官平之以其時至於巡狩又協而同之使無內外遠近之殊制然後爲天子之政舉苟四方諸侯於此三者一有小易則黜削誅廢在法無赦孰謂其器用之末而可忽耶夫五度之制別於分忖於寸蔑於尺張於丈信於伸於以度庶物之短長五量之制躔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於以量庶物之多寡五權之制始於銖兩於兩明於斤均於鈞終於石於以權庶物之重輕然皆必以銅範之者乃取其同而不異所以同天下而齊風俗耳惜乎周道東轍政失其柄晉之協律者作長尺考鍾而失樂之中聲齊之相國者以大斗給民而市己之私恩唐之考歷者失玉衡璇璣之制則無以參天道三辰之行是其於耳目之近猶不能審其同於法度之中又況遠在海外之國隔鯨波而涉蜃島欲冀其一而同之豈不猶推舟於陸耶高麗爲國去中華三千餘里自帝王極治亦在羈縻之域未聞有頒度量權衡而協其同者我宋龍興德符高厚而際天所覆極地所載罔不臣妾以故麗人稽首面內願爲藩屏取正中國度量權衡用爲標的斯所謂仁恩橫流能懷帝者之未懷武誼遐騖能制王者之不制也乃者使人銜命適彼燕饗獲其賂遺之禮舟人適市售其貿易之貨默識其長短之式多寡之數輕重之等陰以較中國之法無或少若毫髮之差者益賞其誠至也夫謹於耳目之所及者或慢於耳目之所不及畏於刑威之所制者或侮於刑威之所不制今高麗道途迂窴國都跨遠既非耳目所可及而主上含洪光大待夷狄以寬典又非規規然尙刑威以制之彼乃能遵用度量權衡若此其謹蓋其心悅誠服非勉強而爲然書不云乎關石和

鈞。王府則有。夫以關石和鈞。惟王府之有。則其在私。不敢改作。而惟我法度之同。亦宜矣。

宋故尚書刑部員外郎徐公行狀

曾祖爽。皇任祕書省校書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曾祖母葉氏。贈建安郡太夫人。
祖師回。皇任朝議大夫。贈光祿大夫。
祖母林氏。贈咸寧郡太夫人。
父閎中。皇任朝請大夫。直祕閣。贈少保。
母葛氏。贈衞國夫人。

公名兢。字明叔。姓徐氏。上世閩州甌寧縣人。自光祿始徙居和州之歷陽。祕閣爲鄂州法曹。夜夢與黃冠師遊大澤中。探懷出小削以授祕閣而去。讀之。蓋丁令威華表所留語也。後五日。大水冒城郭。官府悉遷避。祕閣寓居黃鶴樓上。是夜實生公。公生數月。見字畫輒色喜踊躍。至十餘歲。穎異不羣。作舉子業。詞源浩然。識者器之。年十八。入太學。較藝數占高等。試大比輒挫。政和甲午歲。以父任。補將仕郎。授通州司刑曹事。尚書郎徐禋被旨措置東南九路坑冶寶貨。辟公爲幹辦公事。靜江有黃麟者。引大理國入貢。朝廷疑之。詔禋覈實。麟交通中貴人。權傾五嶺。靜江帥周穜憂懼失措。禋以屬公。公曰。是固易辦耳。呼其部曲來前。以立國歲月山川風俗雜詰之。皆唔不能對。詐狀遂白。雍丘闕宰以朝命攝事邑。有兄弟交訟者。久繫不決。公至。飭守者設一席。俾偕坐臥。食必共器。閱旬日。乃感悟相持以泣。曰。令君教我至矣。願自新。安

敢計曲直。其後更以友愛稱。里閭化之。獄訟衰止。京西部使者。以佞倖進。遣逃卒二百輩。築室邑中。肆爲暴盜。一邑大擾。公捕治之。使者託上冢得旨抵邑。縱其徒鼓噪入獄。盡解所縛以出。公曰。位無高卑。遵三尺法。奉天子均也。否則吾欺君矣。欺君媚人。吾不忍爲。於是密掩其室。復得凶黨。聞所屬竄之法。無一人得逸者。治譽著聞。移攝鄭州原武縣事。單車造官。時提舉炭事者。挾其弟貴勢。要功肆虐。建委沁流造舟。威震郡邑。械繫滿道。檄公治後至者與慢令者。公歎曰。令不賢。不能庇民。其忍至此極刑。乃疏其害聞諸朝。願以身贖無辜。害因訖息。舊令貪虐病民。公摩拊備至。邑人詣闕。冀公卽眞。爭具車馬迎公家屬。祕閣不欲懇白相國。乃已。燕國鄭公謂同列曰。使縣令皆如徐兢。天下其有不治者乎。調濟州司士曹事。未書考。丁內艱。服除。監元豐庫。宣和六年。高麗入貢。請於上。願得能書者至國中。繼遣給事中路允迪報聘。卽以公爲國信所提轄人船禮物官。因譔高麗圖經四十卷。詔給札上之。其所自敍曰。漢張騫使月氏。十有三年而後歸。僅能言其所歷之國地形物產而已。臣在高麗月餘。館有兵衛。出才五六。至於馳驅車馬之閒。獻酬尊俎之上。耳目所及。非若十三歲之久。而其建國立政之體。風俗事物之宜。繪畫紀次。殆無遺者。非敢矜博洽。飾浮剽。以塵上聽。蓋撫其實。庶幾報器使之萬一。徽宗皇帝覽其書。大悅。召對便殿。賜同進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丞事。兼掌書學。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時相册免。坐親嫌謫監池州永豐監。丁外艱。服除。授沁江制置司參謀官。匄奉祠。主管南京鴻慶宮。自是三領台州崇道觀。公資明銳。遇事立悟。撥煩濟劇。出於譚笑。機張鍵閉。人莫得而窺測。孝悌自天性。自敵犯淮甸。徙家信之弋陽。自以先隴隔絕。不勝悲思。而光祿嘗佐饒祕閣。又嘗漕江東。有祠在德興縣青雲佛宇。公蒇時造祠下。蒸嘗不少怠。母兄今歿。文

閣直學士林至忤時宰南遷莆陽公不遠千里走省之久之不忍去曰傷在手足何暇顧妻孥哉公俶儻好施視貨財如糞土周人之難急於謀身河南少尹許滂偕公渡彭蠡滂舟覆公拯之全其家二百指且厚致饋滂後遣謝公一無所取故人宋浦以事下大理當償錢四十六萬行丐於市公楮中有茶券適及其數損以與之浦獲免凡疏戚遠近孤獨困窮公脫之於憂患助之以婚姻葬斂者蓋不可以一二計也公鄙章句學而漁獵古今探賾提要下至釋老孫吳盧扁之書山經地誌方言小說靡不貫通在貴人前抵掌論事常傾一坐文詞雋敏立就下筆袞袞不能自休尤長於歌詩過西楚霸王廟留二十八字中書舍人韓駒見之曰後人殆不可措筆矣畫入神品山水人物二俱冠絕嘗戲爲平遠題長句其側以遺駒駒每出以示人曰明叔詩爲畫邪畫爲詩邪雖濡毫漱墨成於須臾而張絹素或經歲不顧世人所藏多出他手或公所指授云公處事無大小皆妙有思致他人窮智慮莫能及洞曉音律且善嘯聞命倚笛和之聲嘹然猶出其上塵飛幕動殆若鸞鳳羣集飲酒至二斗不亂與客對必引滿先酹酒半譚辯風生或遊戲翰墨吹簫拊瑟超然疑其爲神仙中人也天下士聞公名率願納交微賤小夫及門遇之亦必盡禮有所求無細大響應人之有善喜若己有故所至人翕然親愛之雖蠻貉行焉治圃數十畝名洗硯池幽勝聞江南自號自信居士奉祠者二十年安於閒退若無足動其心者惟眷戀墳墓不置紹興辛未歲還歷陽焚黃告歸及吳門被病卒嗚呼以公抱負如此而自壯歲去國拓落無所施雖公處之裕然而有志之士蓋爲時嗟惜者或至於涕泗也公生以元祐六年五月八日終以紹興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三累官至朝散大夫賜三品服娶陳氏封宜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曰集早卒曰藏右承直

郎.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繼從兄朝奉郎詰之後.後公十三年卒.曰葴.右迪功郎.監淮西江東總領所戶部大軍庫.女二人.長適右奉議郎.知臨江軍新淦縣事次師文.次適右宣教郎.知福州懷安縣事李棨.孫男六人.曰元老.右修職郎.曰同老.曰明老.曰洋老.曰籍.將仕郎.其一未名.孫女八人.長適左迪功郎.鄂州州學教授劉璧.次適進士朱縉卿.次適將仕郎俞口餘未行.諸孤奉公之柩.以是年閏十二月初一日乙酉.葬於弋陽玉亭鄉龜峯之吉原.公家舊多騎省遺物.世父贈光祿大夫.時中寶一硯.旁著鼎臣二字.嘗謂羣兒曰.有能紹素業者.當以是與之.時公始結髮.能知憤激.刻意篆籀.世父舉以授公.而公之生.有十歲來歸之兆.故人謂公爲騎省後身.初少保命公題咸寧墓碑.不能成.禱於佛.取般若心經習書之.至實字.偶見風幡飛動.因悟體勢.自此擅天下重名.徽宗尤所愛賞.嘗召至禁中.書進德脩業四字.袤丈許.至業字.公特出奇變.行筆之敍.留中畫最後落脩勁端直.如圓石墜千仞.上駭異稱善.左右皆失聲.其運筆精熟.周旋曲折.雖夜屏燈漏.無毫釐差.眞行遒麗超逸.褚薛顏柳.衆體兼備.晚好作草.尤逼懷素.天橫馳騁.其用無窮.天下言書者.以公爲宗.小學家之論曰.自李斯變小篆.而秦漢間無能繼者.碑碣所傳.非特筆法無取.而偏旁亦復舛誤.由魏晉迄唐.唯李陽冰號獨步.豈以此學中絕.故陽冰得以冒此名邪.元次山之甥李康叔靜書浯溪崖二銘.頗得秦法.其視陽冰霄壤矣.而名不大顯.事固有幸不幸哉.騎省兄弟.祖述李斯.小學奧雅.克配叔重.而公又繼之.其原深矣.斯之遺迹.火於嶧山.自唐已不存.歐陽文忠公集天下金石刻甚備.而泰山之詔僅有數十字.大觀閒.河閒劉跂登山顚.周視刻石.始得其全.然距靖康之亂.才十餘歲.墨本之在人閒者固無幾.學者謬謂法斯.果嘗多見也哉.公獲是刻.寶蓄而諦玩之.

既盡得斯法而又考按三代鎛鍾鼎彝之器訓釋款識悉有依據至於大篆筆力奇古其沈著處不異鐵刻若非豪楮所能成且復陶鎔醞釀變入小篆離析偏旁協合制字本意嗚呼前古名筆固屈指可數矣九原不作後來尚有繼之者邪公歿迨今十五年其葬也遽未及銘孝伯世家歷陽且託姻公門散迹公行事大略以竢作者紀而誌之鑱石窆墓上謹狀

乾道三年四月初十日左迪功郎寧國府宣城縣主簿主管學事張孝伯狀

宋徐兢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遭靖康之變。已亡其圖。乾道三年。從子蕆始刻於澉江郡齋。仁和趙氏小山堂又有高麗本。不知刻於何時。今俱不可得見矣。近世流傳惟明末海鹽鄭休仲重刊本。其間脫字凡數千。第二十七卷又錯簡不可讀。同里胡夏客曾以鈔錄宋本讐對。亦僅正十數字而已。予家所藏甡繕寫不工。較爲完善。因參合鄭本刊以行世。中有與鄭本互異。及小有脫漏處。仍俟博古家藏有宋刻者訂正焉。乾隆癸丑端陽歙鮑廷博書於知不足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撰者 徐兢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有

✤E九五一

（本書校對者徐鼎銘劉培慧）